



成长故事



On the Silver Skates
银冰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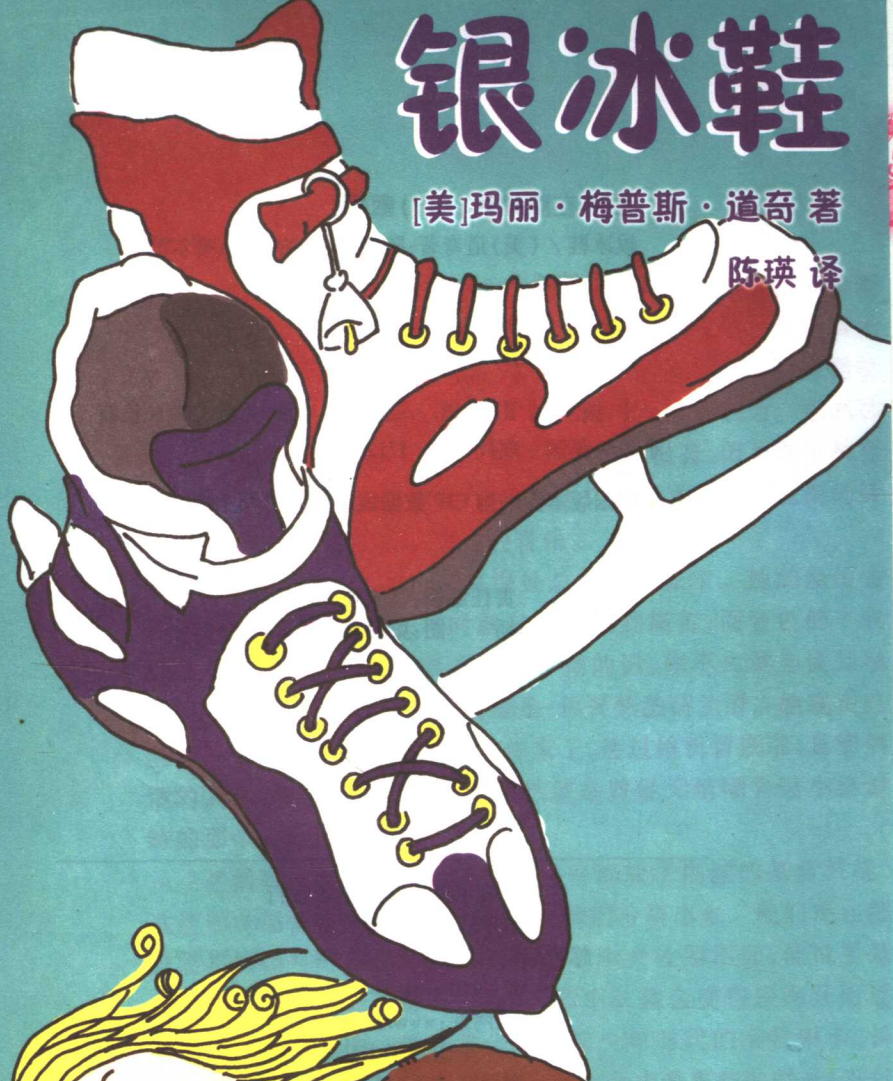
 哈尔滨出版社

[美] 玛丽·梅普斯·道奇 著
陈瑛 译

银冰鞋

[美]玛丽·梅普斯·道奇 著

陈瑛 译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冰鞋 / (美)道奇著;陈瑛译. -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06. 1

(金海豚经典译丛)

ISBN 7-80699-575-7

I. 银... II. ①道... ②陈...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5961 号

责任编辑:马永波 殷宏伟

插图:梁静雯

银冰鞋

(美)道奇 著

陈瑛 译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动力区文政街 6 号

邮政编码:150040 电话:0451-82159787

E-mail:hrbcbs@yeah.net

网址:www.hrbcb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黑龙江省教育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8 插图 84 幅 字数 1038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99-575-7/I·170

定价:82.80 元(全 6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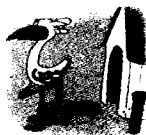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8212929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目 录

第一章	汉斯和格蕾特	1
第二章	荷兰	5
第三章	银冰鞋	12
第四章	汉斯和格蕾特的新朋友	16
第五章	家中阴影	22
第六章	快乐的人	29
第七章	汉斯上路了	33
第八章	雅各布兄弟	36
第九章	圣尼古拉斯节	42
第十章	少年之阿姆斯特丹游	49
第十一章	巨大狂热与小小怪癖	55
第十二章	通往哈勒姆之旅	61
第十三章	意外之祸	64
第十四章	汉斯	68
第十五章	家	74
第十六章	哈勒姆听音	81
第十七章	绝顶聪明的男人	86
第十八章	患难之中见真情	91
第十九章	运河上	98
第二十章	雅各布·普特改变计划	101
第二十一章	克里夫先生和他的菜单	108

第二十二章	红狮子旅店历险记	111
第二十三章	法庭上	121
第二十四章	围城之战	125
第二十五章	莱登	129
第二十六章	林中宫殿	133
第二十七章	王子商人与公主姐姐	136
第二十八章	穿越海牙	145
第二十九章	礼拜日	151
第三十章	踏上归程	154
第三十一章	男孩们和女孩们	158
第三十二章	紧要关头	163
第三十三章	格雷特和希尔达	170
第三十四章	苏醒	175
第三十五章	骨头与舌头	178
第三十六章	新危机警报	181
第三十七章	父亲的苏醒	185
第三十八章	一千盾银元	190
第三十九章	惊鸿一瞥	195
第四十章	找工作	199
第四十一章	仙女	204
第四十二章	神秘的手表	209
第四十三章	新发现	217
第四十四章	比赛	224
第四十五章	小屋里的欢笑	238
第四十六章	希格斯的神秘失踪	245
第四十七章	阳光灿烂大团圆	247
第四十八章	尾声	252



第一章 汉斯与格蕾特

很久很久以前,一个12月的早晨,天气晴朗。荷兰的某运河已经结了厚厚的冰,两个衣着单薄的孩子正跪在岸边。

太阳还没有出来,但是曙光已经出现在地平线处了,新的一天即将到来,天空的边缘闪耀着深红色的光芒。大部分的荷兰人都喜欢早上安静地再多睡一会儿,甚至是那位德高望重的斯多普奴兹老先生现在也都还沉浸在美梦中。

不时有农妇头顶着装满东西的篮子小心地滑过运河光溜溜的冰面;还有健壮的男孩滑着冰到镇上去上班,飞速经过一对冻得瑟瑟发抖的情侣时,调皮地向他们做了个鬼脸。

这时候,那两个孩子,应该是一对兄妹,在使劲地拉扯着什么,用力把什么东西紧紧地绑在脚上——那东西肯定不是冰鞋,而是一副简陋的木条,下边磨得又窄又滑,还打了几个小孔,皮绳从里面穿过去,他们正费劲地把这玩意儿绑在脚上。

这怪里怪气的玩意儿就是那个男孩做的,他叫汉斯。他的妈妈是个乡下的穷女人,穷得从来没想到过要给她的孩子们买双冰鞋。尽管汉斯自己做的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粗糙,但是却给他们带来了不少欢乐,因为有了它,就可以在冰上尽情玩耍了。现在,我们的荷兰小朋友手指头都冻得红红的了,还在使劲地绑着绳子,他们表情严肃,小脸都挨着膝盖了。

男孩子突然站起身,帅气地挥了挥手臂,一边随意地叫了声:“快过来,格蕾特!”一边轻快地滑过了运河。



“啊！汉斯！”妹妹抱怨地叫道，“这只脚还没弄好呢。上次赶集的时候这绳子就勒伤了我的脚，可是你现在还把它绑在同样的地方，我都痛得受不了了。”

“那就绑高点吧。”汉斯答道，自顾自地在冰上滑了个漂亮的猫步，望都没朝她望一眼。

“怎么绑啊？这根绳子太短了。”

汉斯吹着口哨赶快朝她滑过去，那哨音一听就知道是在说：“这女孩子啊，真是麻烦。”

“你真笨！明明有一双结实的皮鞋，却还要穿这双，你要知道，就算是木鞋子都比这个要好啊。”

“怎么啦，汉斯！难道你不记得了？爸爸把我那双漂亮的新鞋子扔到火里去了，等到我发现的时候，鞋子在煤里都被烧得卷起来了。我能穿这个滑的，但是要脱掉木鞋。啊，小心——”

汉斯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绳子来，一边哼着小调跪在格蕾特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帮她把冰鞋绑紧。

“哦！哦！”她痛得叫起来。

汉斯不耐烦地松开了绳子，真想很有兄长派头地冲她发发火，干脆把绳子一把扔到地上，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发现了有颗泪珠正悄悄地滑下了妹妹的脸庞。

“好了，别担心，我会弄好的。”他语气突然变得柔和起来，“但是我们一定要快点了。妈妈一会就要叫我们回去了。”

他向四周望望，想找点什么，先低头看看地上，再抬头瞧瞧头上那光秃秃的柳树枝，最后仰望着天空，此刻正布满了蓝色、红色和金色的瑰丽云彩。

在这些地方都没能找到需要的东西。突然，汉斯眼睛一亮，像是想起了什么，赶快脱下帽子，扯掉里面破破烂烂的衬里，把



它叠整齐,然后垫在格蕾特的破鞋子上面。

“好了。”他得意地喊着,同时用他那快冻僵的手指头尽量灵巧地穿好绳子,“现在我可以使劲绑了吧?”

格蕾特没做声,撅了撅嘴,好像在告诉哥哥“不疼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在一块欢笑了,手拉着手沿着运河滑得飞快。滑冰的时候他们从来没考虑过冰面能不能承受身体的重量,因为在荷兰,整个冬天河面都结着冰,冰牢靠坚定地固定在水面上。随着冬天的到来,阳光的照射也越来越微弱,结的冰也就变得越来越厚实。

这时,汉斯的脚下发出吱吱的声音,接着,他跌跌撞撞地朝前冲了几步,几下都努力地想站稳,但是最后还是没能站得住,摔了个四脚朝天,脚还在空中胡乱地蹬着。

“哈哈!”格蕾特大笑起来,“摔得好!”但是在她破旧的蓝色外套下面跳动的毕竟是一颗温柔善良的心。尽管在笑着哥哥,但她还是优雅地掠过冰面,快速地滑到哥哥身边来了。

“摔痛了没有,汉斯?哦,你还在笑!快,来抓我呀!”她很快地滑走了。现在她不再冻得发抖了,小脸红红的,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

汉斯猛地跳起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去抓格蕾特,不过要抓到格蕾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哦。就在这个时候,在她还没来得及滑得很远的时候,她的冰鞋,也开始吱吱地响起来。

格蕾特知道自己跑不掉了,于是赶快做出个决定,突然掉转头,飞快地向哥哥滑去,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哈哈!我抓到你啦!”汉斯高兴地叫道。

“哈哈!明明是我抓到的你啊!”她努力地挣脱哥哥的手。

这时从远处传来了清晰而急促的叫声:“汉斯!格蕾特!”



“是妈妈!”刚才还在嬉笑的汉斯立刻变得严肃起来。

阳光洒满运河,给冰面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色。早晨的空气格外清新宜人,滑冰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在这样的好时光里,要服从命令赶快离开这里可真是件难事啊,但我们的格蕾特和汉斯都是乖孩子,听到妈妈的呼唤后,片刻都没有停留,急忙扯掉“冰鞋”,就赶快往家里走去了。汉斯有着宽宽的肩膀和一头浓密的黄头发,走在蓝眼睛的小妹妹身边时,显得高大挺拔。他已经15岁了,妹妹格蕾特12岁。在荷兰有很多避暑别墅,主人往往在门口挂块牌子,上面写着格言,作为房屋的标志。汉斯的模样忠厚而亲切,长着一双诚实的眼睛,而他的眉毛就如同避暑别墅门前的牌子一样,成了他的鲜明标志,上面写着的是:善良。格蕾特长得柔软灵巧,她的眼睛总是闪亮闪亮的,当你看她时,你会发现:她白净的脸颊上,红晕时深时浅,就像微风吹过时原野上盛开的鲜花一样变幻着粉白粉红的色彩。

当孩子们转身往家走的时候,在运河上就可以看得到爸爸、妈妈的小屋。妈妈个子高大,穿着夹克衫的外衣,套着裙子,头上戴着帽子,站在屋前,远远地望过去,就像是挂在门口的一幅画被嵌在形状不规则的画框里。尽管屋子在一荷里开外,但是,看起来仿佛还是很近,都清清楚楚的。事实上,如果没有运河边筑起的高高的堤坝,你站在荷兰中部的任何一个地方,视野之内,都几乎看不到一座小山甚至是一个小土堆,土地全是平展整齐的。

请你跟我一起到这个遥远的国家做一次旅行,在这里你会看到一些非常新奇有趣的事物,虽然这些在汉斯和格蕾特眼中,不过是每天都可以见到的平常之物而已。



第二章 荷 兰

荷兰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国家之一，它应该被称为“奇异之地”或者是“怪诞之地”，因为在这里，几乎所有的事物都与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不同。首先，荷兰的大部分国土都低于海平面，因此，荷兰的国民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建起了宏伟的堤防、堤坝用来防止海水倒灌。在海岸边的某些地方，海水把所有的重量都沉沉地压在土地上，使这贫瘠的国土不得不尽一切所能地去支撑着如此重大的压力。有时如果堤坝发生了倒塌或者是渗漏，紧接着就会看到最惨重的后果。堤坝高大而宽阔，上面还往往栽着树、建着房，有的甚至还修着马路，马儿在上面行走时还可以俯瞰路边的村舍。水上的浮船常常要比民居的屋顶还要高；鸛鸟妈妈带着孩子们在屋顶快乐地鸣叫着，也许它是觉得将鸟巢安在这儿已经远离了危险，可是它哪里知道，就是旁边芦苇丛里呱呱鸣叫的青蛙都比她离天上的星星更近啊！海水汹涌澎湃地激荡到房屋烟囱的高度；柳树害羞地垂下柳叶，因为它甚至还没有芦苇站得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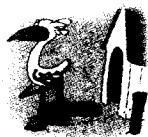
沟渠、运河、池塘、江河以及湖泊随处可见，水很高，但是并不干涸，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它们繁忙地维系了几乎所有的交通与贸易，与边上延伸到远方的土地的沉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你们也许有人想问：“究竟什么是荷兰呢——海岸还是海水？”实际上，整个荷兰就如同一大块含满水的海绵。人们生于此，长于此，并老死于此，他们甚至在船屋上建起了花园。农



舍的屋顶犹如懒人的帽子一样耷拉在眼睛上，屋子都建在打进泥里的木桩上，更加通风，甚至连马蹄都戴着宽宽的垫子以方便陷入泥潭时能轻松地拔出来。简而言之，荷兰是特立独行者的天堂。夏日的荷兰对爱赤脚的男孩、女孩来说是全世界最光彩夺目的国度，可以踩水！可以玩航模！可以划船、钓鱼、游泳！想像一下吧，在河塘相连的水中，我们可以把航模小船一直朝前开一整天都不用回头！就此打住，不说了！要是全说了的话，我们的美国孩子都会不顾一切地跑到荷兰来的。

初见荷兰的城市时，仿佛进了一个混乱的丛林，满眼是各种各样的房屋、桥梁、教堂、船舶、桅杆、尖塔以及树木。在有些城市里，船就像马一样被拴在主人的门柱上，并且从上面的窗户里装载货物。做母亲的高声大叫着路德维克或者凯西别在花园的门上晃来晃去，因为害怕他们会掉下水去被淹死。水路交通比公路和铁路更加繁忙普及；绿树环绕的沟渠如同水做成的栅栏一样包围着美丽的土地、农场和花园。

有时也能看到精致的绿树围成的篱笆，但像我们美国人常用的木栅栏在荷兰却是很少见的。至于说起石头砌成的围墙，荷兰人对此一定会惊讶得目瞪口呆，因为荷兰根本没有石头，他们用于加固和保卫海岸堤防的巨大的岩石都是从国外运来的。如果非要说有点小石头或鹅卵石的话，也用来砌公路了，或者说是完全被融化掉了。水路几乎完全都是人工修筑的运河，它们纵横交错，形成一张巨大的网连接起整个国家东南西北的各个方向。运河的大小规模不一，大的有被称为“世界奇迹”的荷兰北部大运河，小的有小男孩都可以一跃而过的微型运河。“水上公车”，荷兰语里称为 *trekschuiten*，也就是运河之船的意思，最初建造的时候规定长度要在 30 英尺以上。它们看起来就像



是建在驳船上的花房，由运河岸边的马拉纤而前行。水上公车分为两个车厢：一等舱和二等舱。如果人不多的话，乘客会觉得跟在家里一样舒适而随意：男人们抽抽烟，女人们织织毛衣或者绣绣花，而孩子们呢，可以在外面的小甲板上尽情玩耍。水上公车多年如一日地来来往往运送着旅客；而“水上马车”，荷兰语里称为 pakschuyten，来来往往运送着的却是燃料和货物。运河代替了传统的乡间小道，从田间通往谷仓，从谷仓通往花园。他们的农场，用荷兰的术语来说就是围海造的低田，也不过是泵干了水的大湖而已。最繁忙的街道往往也是水，城中的小船有着圆形的船尾、镀金的船头和色彩绚烂的船侧，与众不同。

“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乐观的人一定会大叫，“这里的居民永远不会口渴。”可是，错了！这块奇特的土地仍然保持着它奇怪的特性：尽管海水急切地试图汹涌而入，湖水也努力地挣扎而出，运河、大江以及沟渠的水时刻都要满溢，却在很多地方都没有可以饮用的水；我们可怜的荷兰人不得不喝葡萄酒或啤酒来避免口渴，要不然就要跑到乌得勒支之类的内陆幸运城市去，因为这些地方才有远古时代就存在的柯勒律治的珍贵水源。有时，如果有可能的话，这些居民真的能喝干一场暴雨倾下的雨水；但一般来说，他们更像的著名诗歌《远古的水手》中对饱受折磨的海员的描述一般，他们看见：

“水，水，处处都是水啊，

却没有一滴能解我干渴！”

转动着的巨大风车遍布整个国家，远远望去就像是一群群的大海鸟安居于此。到处都可以看到古怪的大树，它们被修剪成奇形怪状，树干刷成耀眼的白色、黄色或是红色。男女老少都穿着后跟宽松的木屐喀哒作响地走过；没有情郎追求的乡村姑



娘花钱请人陪着去赶集；恩爱的夫妻在运河岸边并肩拉纤，拖着他们的“水上马车”去集市。

荷兰的另外一个奇特景象就是沙丘，也就是沙堆成的小山。沿着海岸线的许多地方都堆着大量的沙丘，如果没有在上面种植芦苇、青草或者其他植被来固定它们的话，就会很容易引起陆地上的巨大沙尘暴天气。于是，荷兰的奇特之处又多了一点：农夫们有时需要挖开地表一层才能找到他们的土壤；在风大的日子里，“干雨”（天空下沙）会下在土地上，覆盖上厚厚的一层，这样的土地即使被太阳晒上一周，也还是湿漉漉的。

另一方面，荷兰的许多奇特怪异之处都源于荷兰人节俭和坚定的性格。尽管这个小小国家如同漏斗一般处处渗水，但在世界上却很难找到另一个国家能将土地精心料理得如此肥沃并栽种成最美丽的花园；同样在这世界上也再难以找出比这些看似格外温顺的荷兰人更加英勇的人民了。极少有国家能在重大的发明与创造方面与荷兰媲美；在商业、航海、学习和科学等领域更是没有哪个国家能与其相比荷兰在促进教育事业和慈善事业方面已经为其他国家树立了典范；而荷兰投入到公共设施上的巨大的人力物力也是世界之最了。

荷兰历史因为有无数高尚、杰出人物的缘故而被书写得光彩夺目、灿烂辉煌：它记载了荷兰人民坚忍不拔、英勇抗敌、一次又一次胜利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也记载了荷兰的宗教信仰自由、文明历程；它还记载了荷兰在艺术、音乐以及文学上取得的巨大成就……荷兰确实被称为“欧洲的沙场”，而它又确实成为了全世界的避难所，因为任何国家或民族的被压迫者都能在此寻求到底护和鼓励。在内心深处对荷兰人有成见的我们美国同胞也许会嘲笑他们，叫他们“人形海狸”，并且预言荷兰如浪



尖一般的船总有一天会被搁浅。然而我们依然要为荷兰人感到骄傲,因为他们已经用行动证明了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哪怕只有一个荷兰人存在,他都会为国家顽强地拼搏,因此荷兰是一艘永远不会搁浅的船!

据说在荷兰至少有 9900 个大风车,它们的叶片有 80—120 英尺长。这些大风车用于锯木材、敲打大麻纤维、磨面等,而它们最主要的作用是将低地中的水抽到运河里去,从而保护内陆不受暴雨引起的洪水泛滥的威胁。据说这项开支每年达到了上千万美元。这些大风车能量巨大,有时可以看到巨型的圆塔突兀地从厂房中矗立起来,圆塔的上方是个小些的塔,逐渐向上变细,屋顶就像是尖尖的帽子了。上层的塔基被一个环行的阳台包围着,阳台上方高高的地方突出来一个轴,四个巨大的梯形叶片被这轴串起不停地转动着。

许多风车显得原始而粗糙,看起来一点都不符合我们美国人发展进步的理念,但也有一些新风车看起来是很不错的。它们建造设计得非常富有创意:风扇,或者叫做叶片,能根据不同的风向自动地调整最佳方向,从而产生需要的能量。哪怕只有一丝微弱的气流变化,风车的每个叶片都会舒展开来抓住这最柔和的微风;而如果狂风将至时,风车的叶片又会像一棵大的含羞草一般敏感地收缩起来,让风只能发挥一半的效力去推动它。

阿姆斯特丹有一所老监狱叫做“锉屋”,“锉屋”里有一间单人房是专门用来惩治懒惰的犯人的,在这个房间的一角有个水泵,而在另一角有个进水口,水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涌入。关在这里的犯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最后活活被淹死;要么为活命不停地努力工作,用水泵把涌进的水抽出去,一直抽到狱卒进来把他放出去。如今在我看来,大自然在整个荷



兰都大量地使用了这个玩意儿,迫使荷兰人为了生存而没完没了不停地泵水,不知道何时才能停歇。

荷兰每年要花上百万美元用来修理堤坝和调节水位。一旦忽略了这些工作,这个国家就根本住不了人了,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堤坝破损带来的直接后果将是非常可怕、非常恐怖的:洪水的激流将会埋葬上百个村庄和城镇;洪水的泛滥也会令近千万的人丧生。就我们所知道的而言,最严重的一次洪灾发生在1570年的秋天。在此之前虽然已经发生过28次巨大洪灾,淹没了荷兰的许多地方,但1570年的这一次,却是最严重、最可怕的。当时,荷兰已被西班牙的暴政统治了多年,而这次洪灾的发生,却写下了痛苦的荷兰人民苦难史上最惨烈的一笔。当我们读起莫特里写的荷兰共和国的起源史时,不由得不对英勇的荷兰人民产生深深的敬佩之情:他们曾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却能始终坚忍不拔、勇往直前!

莫特里先生对那次巨大洪水进行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描绘:一场持续了很长时间的暴风把大西洋的水横扫到了北海,剧烈地冲击着荷兰所有沿海省份的海岸线;海防堤坝超负荷地承受海水的巨大压力,终于不堪重负地迸裂多处;荷兰的防波堤都是先用铁链牢牢穿起的一块块的橡木板,然后用沉重的铁锚固定,最后用砂石和花岗岩封好建造而成的,如此坚固的堤防在巨浪的冲击下,竟然像细线一样断裂成碎末;那些曾经自由地行驶在全国各地的捕鱼小船和笨重大船此刻却有的被卷到了树丛中,有的一头栽进了屋顶或墙壁中;弗里斯兰省全省都被这次狂暴泛滥的海水淹没了。“满眼都是在风浪里苦苦挣扎的众多男人、妇女和孩子,还有马、牛、羊以及各种各样的家畜。每一条小船甚至是每一个像船一样的漂浮物都被人牢牢地抓住。所有的



房屋都被淹没了，甚至连坟墓里的尸体都被冲了出来。摇篮里活生生的婴儿和棺材中埋葬已久的尸体并排地漂浮在水面。仿佛史前的那场巨大洪灾又重回了，在树顶上，在教堂的尖塔上，到处都是祈祷的人啊！他们虔诚地祈求仁慈的上帝来拯救这些可怜的人！当暴风雨最终平息下来的时候，小船都不停地穿梭在水面的各个方向：把那些在水中奋力挣扎的人拉上来；把那些逃到屋顶和树梢的人接下来；还要把那些已经不幸被淹死的人的尸体打捞起来。”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不下十万的人失去了生命，成千上万的动物死在水中，而财产方面的损失则更是巨大得无以数计。

格蕾特和汉斯的父亲拉夫·布林克曾经多年工作在堤坝上。那是在一场洪灾来临前，狂风怒号，暴雨倾盆，冰雹夹在豆大的雨点中猛烈地砸向大地，屋子外面伸手不见五指，人们正在菲尔米克水闸边的一处险要地段忙碌地工作时，拉夫·布林克突然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了，从此不幸地变成了一个痴痴呆呆的傻子。那以后，他再也不能工作了，尽管人还是活着，但是他的所有思维和记忆都消失了。

格蕾特一点都不记得爸爸以前的样子了，在她眼里，现在的爸爸就仿佛是个沉默的陌生人，只会跟随着她的身影空洞地转动着眼珠。但是汉斯却还记得从前那个亲切的、嗓音优美的父亲：至今，汉斯在夜里躺在床上时，似乎还能听到爸爸的歌声萦绕在耳畔，久久地回荡着……



第三章 银冰鞋

布林克太太靠种菜、纺纱和编织的微薄收入来艰难地维持着一家的生计。她曾经在往来于运河的游艇上工作过，也偶尔和别的妇人一起在布鲁克和阿姆斯特丹之间的河岸边给“水上马车”拉纤。但是，当汉斯长成一个高高大大的小男子汉后，他坚持要代替妈妈做这些粗重的体力活。另外，她丈夫的生活也越来越不能自理，需要她时时刻刻在身边照顾。尽管他的智力水平还不如一个小孩子，但是他毕竟身体强壮，精力旺盛，有时发起病来，布林克夫人都要累得精疲力竭才能控制住他。

“啊，孩子们！你们的爸爸以前真好啊，他善良、坚定，”她经常会给孩子们这么说，“他跟律师一样的聪明博学，就连市长都会找他请教问题，可是现在，唉……他连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不认识了。你一定还记得爸爸吧，汉斯？他从前是个了不起的、勇敢的人，对不对？”

“对！妈妈，确实是的。那时候，爸爸什么都知道，什么事都会做！他还很会唱歌！怎么啦？你那时候还老是笑着说他的歌声能让风车都跟着翩翩起舞的！”

“我的确是这样说过的。天哪，我的孩子，你可记得真清楚啊！格蕾特，孩子，快！快把爸爸那里的那根织毛衣的针拿开，要不他会戳到眼睛的！还有，给爸爸把鞋子穿上，他老是一双脚冰凉的，可是我又没法让它们一直暖暖和和的，我只能……”说到这里，布林克夫人一边叹着气，一边坐下来开始纺线，于是他